



皇明通紀

リ毎
1765
2





新錄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二

洪武

粵濱逸史清瀾鈞叟臣東莞陳建輯著

此三紀殺

李卓吾

批點

太祖即
吳王位

太祖初為吳王西定荆湖東平淮浙北取齊魯時事自甲辰至于未凡四年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 宋龍鳳十年

正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上功德日隆奏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奉
上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左相國徐達為右相國常遇春命
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瑄為左司都事諭善長等曰卿
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
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
鑒其失宜為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死位而已也○二月

建國先正紀
綱此一言
乃太祖為
萬世之法
程

李卓吾批

皇明通紀卷之二

洪武之卷之二

江口

初中一矢出
腦後而不
屈耳中一
矢入脇不
為沮壯哉
傳將軍

陳理請降亦
知天命在
太祖有先
見之明

太祖命毀陳
氏鏤金床
悉其大奢
而亡國

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攻之城東有山名高冠下瞰城
中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傳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方其奪之也面中一
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為沮入服其勇為漢陳同舍者驍捷
善乘馳入中軍帳下上方坐胡床疾呼侍衛將郭英殺賊英持鎗躍馬
奮臂一呼賊應手殞墜偽將岳州潑張率潭岳兵來接至夜婆山我師擊
敗之擒潑張悉其眾復擊擒其偽丞相張必先上遣其降相羅復仁入
城諭陳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請降城中民多饑困命給
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為泰知政事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
金床進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
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即命毀之○三月封陳理為歸
德侯○定官制改各翼元帥府及樞密分院俱為各衛指揮使司○以劉
基為太史令時偽漢平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

擒賊首
胡理問

取戶
州

諒乃弑君之
賊異日楚
於皇祖之
手天殺之
也

建忠臣
祠於南
昌

上時至其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新金王豪鄧仲廉叛
聚眾二萬人據永豐鄧愈調兵破之擒賊首胡理問劉右丞等五十餘人
○俞通海汪興祖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
璣元帥陳勝等百餘人○遣徐達常遇春攻廬州部將吳復先登挫敵擒
其驍將樓完張左君弼窮蹙棄城走安豐遂克其城○四月建忠臣祠于
鄱陽湖之康郎山上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
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子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將臣韓
成等效忠死敵昭然可數朕念之不忘其議所以崇報於是中書省以死
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列進封贈勳爵有差以韓成為首功追封高
陽郡侯建祠於康郎山設像其中成位第十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
為散騎舍人○復命建忠臣祠於南昌以祀平童趙德勝知府葉琛千戶
張子明等死事之臣凡十有四人○時偽漢將熊天瑞尚竊據贛州未下

此處有...

天瑞納款而
命之士卒
皆初心致
討自取之
也

確 狂音
忠臣義上
身雖死而
名不磨

趙德勝被弩
所傷階乎
死於賊人
之手

上以手書諭鄧愈曰能天瑞龍鳳八年已請降受賞今背違初言輕擾地
方理宜討罪安靖人民以愈總兵往討既而復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為
副討之○八月愈與遇春等合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山寨遂
進攻贛州圍之○九月命徐達及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次于沙市偽知
院姜珪等以城降改江陵為荊州府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
陵博友德取夷陵○九月 上痛念起兵以來諸將臣死事者多追封胡
大海越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齊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俞廷玉河
間郡公桑世傑朱義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張子明為忠節侯○十月
上念廖永安陷於張士誠守義不屈遂授光祿大夫柱國江淮行省平章
封楚國公○設起居注二員以宋濂魏觀為之曰侍左右記言動○張士
誠遣其弟偽丞相士信寇長興守將耿炳文費聚敗之獲其元帥宋興祖
士信憤怒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兵復擊敗之士信走

十年孤城血
戰保守無
虞壯哉耿
將軍

太祖諭將保
民得漢高
入關秋毫
無犯之家
法

常將軍凌豪
立柵智作
張良

奕巢之
下無完
卵

還自是士誠奪氣不敢復圖長興矣炳文守長興凡十年孤城血戰卒保
無虞○時常遇春等圍贛州未下 上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
遇春軍事諭之曰汝至贛州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
籠禽獸豈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
則可為國家用二則可為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
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全為我
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
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傳 上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
浚濠立柵以圍之○十二月傳友德將兵克衡州元守將左丞鄧祖勝棄
城走永州續 句容儒士戎簡見 太祖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敗陳氏
於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亦費力多矣 太祖曰
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况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

追 勞寇勿

戎簡 服太祖 之言

平贛州 諸郡

太祖以過春 為仁者之 師而以曹 彬下江南 典之其知 將矣

我豈不知乘勝以就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多矣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力亦多乎簡大悅服

正 乙巳元至正二十五年 宋龍鳳十一年

正月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出降贛州平其所統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皆下上褒諭常遇春等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

謹按 我欺 謂誠心於保民矣保民而玉其之能禦觀於 聖祖而後知斯言

胡海計取寶 慶莫大之 功允為定 亂良將

李文忠定謀 略不滅漢 之諸葛孔 明

正 左丞相徐達遣 胡海取寶慶路克之於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

官司皆來降○都督朱文正遣蔡政何文輝指揮薛顯討新淦鄧仲廉斬之擢薛顯為江西行省參政○二月僞吳將李伯昇復率眾二十萬寇諸全新城圍之胡德濟督將士堅守遣使求援於李文忠文忠即率兵由嚴陵馳赴援之未至新城千里白龍潭據險立營德濟遣人間道請文忠曰眾寡不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之至文忠曰以眾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且八千之謝玄破八十萬之苻堅庸非眾乎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為攻矣莫若與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之有遂下令曰彼眾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獲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文忠復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即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因督眾乘之敵遂大潰亂自相蹂

張士誠起兵二十萬李元帥一計而敗

謀國皆人誦佞小

太祖親閱將士習戰有賞罰亦鼓

躡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呼聲動天地莫不以一當百斬首數萬級血流郊野溪水盡赤遣指揮朱亮祖等追擊餘寇燔其營落俘偽同食韓謙元帥周遇蕭山等六百人軍士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彌亘山丘墜之數日不盡其偽五太子僅以身免張士誠自此氣奪勢衰○時江西湖廣皆平乃謀取張士誠先是士誠謀主惟弟士德及部將左丞史椿後士德被擒椿被誣出守淮安椿見士誠不是做事業人遣使奉書欲來歸事世士誠殺之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國皆誦佞小人上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尚且被入瞞我張九四士誠行終歲不出門理政事豈有不着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皆死惟恃弟士信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語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時兩淮州縣多為張士誠所據上欲先取之乃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

舞士卒之一机

兵不貴多而貴精

胡深智勇太祖所深愛者一旦被友定所殺可恨哉胡深死應天象

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丹不素操必致頽溺方馬不素矜且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豈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曷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故特為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時福建諸郡皆元平章陳友定所據數遣兵擾邊○四月命處州總制叅軍胡深率指揮朱亮祖耿天壁等討之○五月胡深進兵克浦城遂與友定將賴元帥大戰於浦城之南敗之進克崇安建陽友定遣寧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深率兵擊之破其柵友定大懼率銳卒併力來攻深突陣與定決戰馬蹶被執為友定所殺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敗沒深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今死上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常遇春帥兵復傳友德等取襄陽安陸

常元帥率吳復等計取襄陽安陸二郡

耿炳文此為東藩保序

此冠排狗江上

歌七日生取泰州徐將軍好計

時元同僉任亮擁眾柵守安陸吳復將先鋒自沔倍道徑擣安陸傅友德奮其擊之身被九鎗亮兵大潰遂生擒之遇春表任亮壯毅可用上命釋之授指揮兼事○以節愈為湖廣行省平章鎮襄陽○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取永新州戮偽左丞周安等仍命回守常州和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為東藩保障○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率馬步舟師並進規取淮東首克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淮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上知其意諭徐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詐今觀望猶豫不敢即沂上流其為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乘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有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既克則此寇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十月克泰州○閏十一月徐達等進攻高郵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

普勝欲退無路

普勝以單騎奔入茂林

普勝引兵屯漢陽

友諒大怒普勝戰敗

將乃命馮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友諒將趙普勝出谷方欲前進見一彪兵來旌旗蔽日塵土蔽天普勝觀之却是常遇春欲退無路遂挺鎗迎戰遇春擣旗招颯四面伏兵併起左有郭英右有俞通海廖永忠朱亮祖趙庸掩其前康茂才張興祖振其後四面夾攻賊兵大敗斬首二萬餘級生擒者五千普勝乃以單騎奔茂林中翌日收殘兵千餘人謂裨將曰池州義兵皆皇所起今日折兵敗走何面目見漢王况漢王立心猜忌若歸彼必不容不知且奔漢陽屯兵使人求援再作別議眾人皆從其言遂引兵屯漢陽使人詣友諒備言擒趙忠鎗傷張德勝追走張興祖之功為因常遇春郭英等伏兵於華山夾攻眾敗力微金陵將士雄強難與為敵乞撥兵救援再圖進取友諒大怒欲使人械普勝回以殺之張定邊密言曰普勝奸詐多端強勇過人今駐兵求援是欲觀陛下之意何如耳若以怒激彼必引兵他授是又生一敵也乞以善

友諒詐取普勝以斬之

言撫之再以計取諒久言乃遣人謂之曰元帥之功吾已知池州之地吾所必爭即欲率舟親征元帥可速引兵來會普勝乃得報大喜即日率兵馳會江州友諒見怒責曰汝職在戎行敗兵挫銳其罪將誰歸因喝令推出斬之

正丙午元至正二十六年 宋龍鳳十二年 ○是年宋主韓林兒卒宋亡

吳良吳禎二將善守吳蔽一方之安枕賴之朝廷之福也 東藩皆良為之捍蔽

正月偽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馱沙沂大江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上親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擊大破之獲士卒二千寇退上臨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嘆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枕一境帖然 上有事江漢大軍屢出東藩竟無擾亂良為之捍蔽也

謹按功臣本傳曰我聖祖取天下躡蹠群雄而顛倒之所可戒備者首為漢次偽吳二國境壤相連使其謀通兵結亦大費征討

金魚 龍鳥 四臣 一揆

聖祖妙識其幾欲前漢之羽臂故遣馱炳文守長吳良守江陰以蔽吳二臣者不孤所託謀足以制敵勇足以蕩敵孤軍血戰於龍鳥萬龍為漢而殲之是使吳人跡不敢西向也聖祖既滅于焉併力向吳金魚籠鳥何所假息故亦不旋踵而亡是滅漢者又所以滅吳也識者謂吳不亡於諸將合圖之時而亡于二臣善守之日亦信然哉建按善守滅吳歟吳二將固矣然李文忠之守嚴州湯和之守常州亦皆十年其擢發卻敵控扼強吳之功視長興江陰之守為尤烈尚論開國之勳四臣一揆也

禁種秫以杜造酒之源使民飽於足食太祖之獨見 行禁酒之令 五穀豐積 價平萬民 之富貴

正禁種秫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有十二年軍國之費科徵於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為可喜然竭力畝所入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曩因民造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為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詔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秫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之富貴也 ○三月偽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立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 ○徐達等克高郵先是馮勝等攻高郵守將偽僉院俞中固守不下至是達等併力急

進取淮

攻始克之執俞中以歸○四月徐達等進攻淮安擣馬螺港拔其水寨獲
戰艦千餘偽吳守將右丞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所部四州
上嘉其知命識微免生民於鋒鏑授大都督府副使○命韓政等進取濠
州先是濠州自郭子興趙均用棄守後屢為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部將
李濟據之 上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 上曰濠州吾家鄉今為張氏
固守是吾有國而無家可乎乃命韓政督顧時等攻之至濠攻其水濶月
城又攻其西門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兵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城城中不
能支濟乃出降 上幸濠州省陵墓奠諸父老○五月韓政會徐達等進
攻安豐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垣潛穿其城二十餘
丈城壞始破之元將忻都竹昌及左君弼皆出走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
并君弼裨將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皆走汴梁既而元將竹貞引兵來援
殺師與戰復破走之○元徐州守將樞密同知陸聚見淮東西皆平遂以

濠州吾家鄉
典幸濠州
省陵墓皆
太祖不忘
源也

我師出
戰元將
悉敗奔
走無路

太祖訪求遺

書與漢武
表章六經
同一軌軌
千載而下
太祖為漢
武知已哉

孔子萬
世師

伐蜀
張本

太祖親為文
以祭功臣
廖永安詞
極哀痛亦
仁君也

本上言此帖宜明通已充宗

所部徐宿二州來歸 上甚喜謂其當救軍之未至即先以土地人民來
歸深喜之命為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命有司訪求古書籍藏之
秘府以資覽閱 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鮮
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
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
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
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偽吳王明昇遣使來聘命參知政事蔡杏
往報之挾書士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 上覽而嘉之遂為取道伐
蜀之張本哲武昌人始仕陳友諒為御史棄之來歸○七月平章楚國公
廖永安卒於姑蘇 上親為文祭之辭極哀痛後命配享 太廟仍塑像
祭於功臣廟○八月命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
師二十萬伐張士誠集諸將佐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

太祖命徐元帥諸將伐張士誠有仁者之師

樹德以廣恩為裕

張士誠遣等

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眾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數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我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屠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壟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陸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而出○徐達等師至太湖遇偽萬戶尹義石清等逆戰破擒之○九月取德清擒其院判鍾正直趨湖州之昆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常遇春統奇兵由大倉港入結營東門復出敵

會戰何不取相東征西討而用軍旅耶

取湖州嘉興等府勢如破竹徐元帥仁威所

取杭州

方晏來無他意

督且填壅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復遣其平章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遇春等與戰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敵眾大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皆善戰士誠倚之於是皆降士誠為之喪氣遂以呂珍等狗於湖州城下城中大震其守將李伯昇及左丞張天麒舉城降華雲龍率兵攻嘉興亦克之○命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文忠遣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偽將戴元帥出降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守將謝五等全城歸順杭州守將偽平章潘原明聞之懼遣其員外方晏詣軍門約降文忠曰師來攻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晏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托而來尚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卧內權笑款接命條畫入城次第翌日遣歸原明遂封府庫籍軍馬錢糧及執節將英劉震出降文

一本師來攻城師未及城

卷一百一十五 元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元史紀事本末

取紹

張士誠遣兵

以當我李

將軍不嗜

殺人之師

區、野、欲

敢竊取高

位而與飛

龍戰乎亦

足羞已

民獻羊酒香
花載道以
迎亦太祖

忠入宿於城遂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借民金即磔以徇由

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董事凡得兵三萬糧二十萬石上以原明全

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浙江行省平章命懸胡大海畫像刺蔣英劉震

心血以發之○李文忠復進攻紹興路克之○十一月徐達會諸將兵進

逼姑蘇張士誠遣兵來拒大戰於尹山橋敗之又敗之於鮑魚口遂進圍

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

樓二層下瞰城中置弩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礮着物無不糜

碎礮風着人皆死城中震恐士誠發出兵挑戰皆敗忽忽計無所出時指

揮菜成軍委門徐達督攻委門士誠兵出拒戰成率先奮擊左脇中矢死

事聞上痛惜之追封東海郡公塑像祭於功臣廟○平章俞通海分兵

取天倉州民獻羊酒香花迎降滿道通海却其獻慰諭之約束軍二秋毫

無犯民大悅為帥陳仁等率大舶百餘艘來降崑山及崇明嘉定聞風皆

仁德廣征

宋王

韓林

是卒

隆松江路守將朱顯忠聞之亦降○十二月宋主小明王韓林見殂小明

王初為劉福通等所立都於亳自亳徙安豐自安豐徙都汴梁兵敗復走

安豐安豐沒於張士誠乃入建康上及諸將欲奉之劉基不可而止至

是卒

正

小明王既殁上與群臣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官闕具

營繕者以宮室圖進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

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德者必以堯為

君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

謹按

韓林兒之立也與漢更始劉盆子相類皆為人所立君臣之分未
行政見於牒文則曰皇帝聖旨吳王於上下施行率以為常運連
三年不別建年號猶稱龍鳳及其既殂乃始稱吳元年孔子有云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嗚呼我太祖之至
德視周文有光矣○又按征張士誠時有詔諭榜文稱龍鳳十二年五
月日自皇帝聖旨吳王命
旨是時小明王猶未卒也

命去雕
琢奇麗

德視周
文有光

太祖嘗建以

朴陋為制
其賢君也
與尚雕環
奇麗之君
大不相侔
笑

書訓愈
舟青
不取
文不

友諒
欲報
仇太
相甚
切意甚

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富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
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昂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
者書於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
今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端州出文石可以鑿地
者上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予乃道予以侈麗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
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
廟雅樂音律及鍾磬等器并定樂舞之制續陳友諒建都武昌郡是月
朔日友諒設朝宣江國公張定邊問曰朱氏恃強侵我江西此仇不可不
復前者命卿招軍不知能得幾何定邊曰主公雖失江西而江北兩淮
黃等處地方糧儲不少即今諸路不收人民饑饉聞殿下招兵俱來就
食群雄小寇來歸伏者計有六十萬矣友諒曰軍兵雖足奈盔甲器械舟
艦皆未能備伺定邊曰臣與陳英傑戮力經營臣自巳全皆無所缺友諒

兵食定
然可
行師友
諒問及
糧草得
法兵家之

金陵
一鼓
可定

朱家之仇
再世莫解

曰糧草濟否定邊曰已有一百三十餘萬亦足以濟友諒曰既軍糧既
今便可發兵收復江西併下金陵以報前仇言未畢有丞相楊從政啓曰
若論此仇不可不復奈金陵君臣智勇兩全不可輕敵今張士誠與朱氏
有不可解之仇况是國兵多民富以臣愚見莫若脩書通和遣一辯士往
說之諭以利害之言使彼憤怒必致發兵再令二使往浙東說方谷孫聞
廣說陳友定同發兵以夾攻之則朱公必當東南之敵去公然後統兵直
長驅而進則金陵一鼓可定也友諒大喜曰丞相之言最當遂遣大夫丘
士亨往蘇州那日吳王朝舉近臣啟曰今有武昌漢王遣使在外士誠命
丘士亨入來參見士誠問曰汝是何處來使答曰臣乃武昌漢王殿下
大夫丘士亨奉王命來使上國有書呈上張士誠得書大喜乃謂士亨
曰孤與朱家之仇再世莫解日復飲恨卑力不能復耳若得漢王同力來
攻此乃孤之至願當即發兵共取金陵士亨頓首拜謝士誠復問曰卿漢

朱公治世

以二傑攻一傑

張士誠故併取金陵全不自揣

主何如也士亨曰人傑也吳王曰金陵朱公子何如人也士亨曰人傑也吳王曰孤何如人也士誠曰何為俱是人傑士亨曰漢王起於蕪湖兵多將廣天下畏之乃創世之傑也朱公招賢納士明政務仁乃治世之傑也 殿下富饒無比拒險保隘乃守世之傑也比有鼎足不能上下今 殿下若與漢合兵共取金陵以二傑而攻一傑則彼獨力不能支兩國之強勝之必矣士誠大喜曰丞相之言切當遂召呂珣為元帥張鳳為先鋒李定李寧為左右輔將領兵十萬攻取安豐孤隨領大兵徑取金陵也卿等悉心努力若平定宋地併取金陵即就淮東之地封卿等為王四人拜謝引兵直向蘇州而出

正丁未吳元元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 上遣使以書遣元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為擴廓所拘留上屢以書諭責之不報至是復與之書曰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右閣下

太祖書還元

擴郭帖木兒欲其還河使臣汪河以息後口兵端奈何不悟卒使太祖伐蜀滅元而天下混一亦天也

出言有經不失元札

之先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相去各天一涯繼聞先主去世閣下充成其功且以尹煥章齎書致禮跋涉而來使子踴躍興起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為死者弔為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而不還子請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世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於陞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况閣下控守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刃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寶之兵蓄變於肘腋王信之殺生彙於近郊恐閣下自以功成遂安如泰山置之不問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為閣下惜所以數四遣人奉書督聽者是子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為自矜倘即能遣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楨等還宣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如其不然是又聞我南方之兵端為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

謹按臣建曰使察字不死天下將分為南北使擴廓能聽我太祖此書之言而內和諸師外睦鄰交天下亦將分為南北此書所以為擴廓謀者甚忠而惜乎其蔽而莫悟也嗚呼豈非天欲我皇明成一之業耶

元將不識天
命在我大
祖而安出
師戰弟其
大敗於傳
元師必矣
奮起
衝其
前鋒

指揮戴德率兵取沅州圍其城六日守將李勝降擢德為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命傅友德守徐州二月元擴廓帖木兒遣其驍將左丞李貳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三千餘沂舟至呂梁捨舟登陸擊之李貳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即躍馬奮刺韓乙墜馬其兵敗去友德度李貳必益兵來闚趨還城開門出兵陣於城外令士卒皆卧鎗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貳果率眾至友德令鳴鼓我師皆奮起衝其前鋒李貳眾大潰溺死者無算遂生擒李貳獲其將士二百餘人馬五百餘疋擢江淮行省叅知政事○命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賦有差論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燠為人上者固當

涼冒寒思
恤民之道
豈多得哉

愛民之
君心當
如是

真主規
模自別

太祖言皆
是激發鼓
舞徐將軍
諸將士

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欽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上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糗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未嘗念之况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

謹按

時猶張氏未擒南北未一而即以蠲租恤民為務真主規模與下時群雄自別

大軍圍姑蘇又不下徐達遣人自軍中請事上勞以手書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之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群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靡群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

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

之

謹按在誦此書魏國之事我太祖我太祖之待魏國所以君臣交

正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

文之事其有通書律曆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

乃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則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

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

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治國齊眾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

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成也茲欲上稽古

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

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

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

太祖定文武
二科取士
之法皆所
以計安天
下保國之
良謀也

三代治
化所以
隆

徐將軍達按

太祖真有心
手足腹心
之愛生則
封爵而身
榮亦則極
疾而流涕
千古僅一
見也

太祖痛念二
親一本之
愛不期然
而然耳

減膳求
兩大臣

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

其科自等第各出身有差○徐達檄俞通海兵討張士誠通海於滅渡橋

戰敗賊寇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上幸其第見其病

革顧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淚而出明日通海卒年

三十八車駕復臨幸哭之慟從官衛士莫能仰視

謹按俞通海後追封魏國公改封魏國公配享太廟復塑像於功臣

正四月仁祖忌日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唐

同等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

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

皆泣不能仰視○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朱升為侍講學士並

知制誥兼修國史○六月久不雨上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等曰予

以天旱故率諸官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官中所需蔬茹醢醬皆

太祖親臨此書魏國之事我太祖我太祖之待魏國所以君臣交

之仁德

得民心
則得天

李善長等勸
太祖即皇
帝位欲其
有主以慰
民望

太祖不肯天
居天位亦
謙德之君
也

出天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為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既而大雨群臣請復膳
上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奚能甘
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脩己誠於愛民庶可答
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上即皇帝位
上不許善長等力請曰陛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群臣剗削
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
上曰我思功未服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
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察人心之無外
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尊志驕氣盈卒
致亡滅遺譏於後吾豈得更有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謹按張士誠初起高郵而遷已稱王陳友諒方有江漢而即已稱帝棧
高祖誅秦滅項然後從諸侯王之請而即帝位焉真主規模固自別矣

士誠兵大敗
世哉常將
軍之謀畧
也

馳鐵馬
飛雙刀

皆城百
戰

克蘇州
執張士
誠

正中書參議李飲水楊希聖弄權不由執政李善長劾奏之上命察其
面云姦狡百端詭譎萬狀○張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決戰現城左方見
陣嚴整不敢犯轉至盤門欲奔常遇春營遇春營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
後遣兵與鬪戰良久未決遇春撫王弼背謂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
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飛雙刀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率眾乘之士
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澤甚眾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輿入城計無所
出勢益窮窘○丁德興同諸將圍蘇州八月卒于軍中

謹按

丁德興後追封濟國
公塑像祭於功臣廟

正姑蘇圍甚急士誠收拾餘燼猶背城百戰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為聲援
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嘗遣至士誠所為邏卒所獲徐達釋而勞之待
以腹心於是屢遣茂游水往來因獲其彼此所遺書報得士誠天祐虛實
知城中困乏乃親督兵攻破之○九月遂執士誠及其官屬將校士卒凡

李善長等勸太祖即皇帝位欲其有主以慰民望

士誠教及自
繼亦天與
我明而促
群雄意也

誅友諒敗士
誠壯哉徐
常李三將
軍

褒封
名將

指張和
敢為趙
高

命討方
國珍

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還師取無錫州執
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上欲全之而士誠自
縊死乃以書送神保大王等還元上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褒諭曰自
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
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非
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勩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
必有名世之將以佐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啻於古之名將乎於是封右
相國李善長為宣國公左相國徐達為信國公平重常遇春為鄂國公餘
進爵賜金帛有差○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人上書稱頌
功德謂群雄既平宜及時為娛樂上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為趙高也
上領之既而昶陰事覺命都督馮勝等鞠之獲實昶伏誅○遣御史大夫
湯和督諸軍討方國珍國珍之初降也約云降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克杭

方國珍懷奸
挾詐陽降
陰叛外不
得太祖之
神見

台州等處歸
降勢如破
竹朱將軍
亦我朝之
名將也卒
之定功
成而封侯
宜矣

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現我虛實為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
南交陳友定圖為犄角上累書責其懷姦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
十萬石國珍不報上遂遣湯和總兵吳禎為副率諸衛軍討之諭之曰
爾等奉詞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和
等兵至慶元國珍惧遂遁入海島吳禎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填通
道追至盤嶼島合戰敗之大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復命浙江行省
參政朱亮祖率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弟國瑛於合州兵至天台縣縣尹湯
槃以城降進向台州國瑛出兵拒戰擊敗之遂攻城國瑛棄城拒守士卒
無鬪志往往逃潰國瑛度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奔黃巖亮祖入其城
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陣於城南七里方國珍之子明善將兵拒戰
我師敗之追至城下分兵攻其四門明善遂挈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諭
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同僉喻伯通亦降○十月上謂給事中吳去疾

太祖與徐達等君臣相遇而成大功千載一奇逢也

四大將軍相率

太祖諭諸將用兵之道進取之方一一如神說者多謂孔明之再世

等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等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掃除群雄撫有江南每中夜思之中原未平正佳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先是承元制禮儀猶尚右至是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李善長為左相國徐達為右相國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長淮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為征南將軍何文徽為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顛滁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由荆州益陽常德澧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入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常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統遇數騎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

兵西晉戰危

事尚紀律不厭則士卒立見其敗此太祖以坐作進退之法攻取擊刺之術倦為將士論者以此

彭越宣力山東

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關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眾心審進退之機適變通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

犯令斬以狗彘

太祖數元君
臣之失而
欲驅逐之
以恢復中
國是用夏
變夷不款
以胡元亂
我中國也

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爾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
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九號令征伐一以軍法從
事吾昔徵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權所領一
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狗彘皆股慄莫敢違
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為聞汝往年嘗攻關中必深知其地卑險易
今總大軍進征九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
功全賴於汝於是達等拜命辭出○上既諭遣諸將征伐復馳檄諭齊魯
河洛嶺南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
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
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
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
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斃兄至於弟收兄妻子姦父妾上下相習恬不

朝廷天下根本

禮義御世大防

中原氣盛

方以類聚物
以群分今
以中國之
人及附胡
虜何等可
惡

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
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太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
世哉及其後嗣流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
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
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
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
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經陳紀收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
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閩陝雖
有數雉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
恃有眾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
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

自漢唐晉宋
一統之君
孰有如我
太祖立綱
陳紀內中
國而外夷
狄之防哉

太祖頒律令
亦天下之
大經大法
所在

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
所主深用疚心予奉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使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
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
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求安於中華背我者自
寘於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
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
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十一月命中書省詳定律令頒戊申
曆先是上以唐宋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頒行之
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姦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
按察司將巡歷郡欲頒示成法俾內外遵守乃命左相國李善長參知政
事傅默揚憲太史令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同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
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姦貪之吏得以

斟酌刑
名為遠
久之法

百世開
開殿庭

方國珍等相
繼來降湯
元師英勇
無敵

徐元帥大破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記卷之六

雷緣為姦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惡參究凡
刑名條目逐目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既而劉
基及太史院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進上遂命頒行之續是年陰
冬大寒百花開開上曰異哉此何兆也劉基曰陛下時方太平百花
呈色開開於殿庭此清和景象太平吉兆也是時方國珍遁入海島
上復命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
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招諭之國珍乃遣子
明善奉表乞降既而親率其兄弟子姪并所部將士待罪軍門湯和送國
珍於建康浙東悉平是百花之開果中劉將軍所料○是年徐達等兵至
東山界首克沂州守臣王信遁王宣降進取嶧山下青州遇元帥也速兵
傅友德率騎五百與戰佯敗走達摩後軍齊進俘斬甚眾守沂州元將楊
知院遁去進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不能支城陷普顏不

胡虜已知天命歸我明真主矣

太祖示太子知農故其體恤下情其意厚矣此非沽名以釣譽

規訓世子

花死之平章保保降。十二月我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至東阿。參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又取萊州。取濟寧。元將平章陳秉直出走。兗州以東郡縣相繼降附。又取濟寧。○胡廷瑞等師度三關略光澤縣下。之進攻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至建陽其守將曹俊疇降。上復命湯和等由海道進取福州。和偕廖永忠兵植等自明州。波府嚴程乘風進。舟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之。守臣曲出遁。上出觀園丘。世子從行。上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勞四體。樹五穀。身不離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饑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止者。不可不體下情。

謹按

臣建曰書曰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周公之所以訓成王我聖祖之訓太子昭谷周公心法

張氏妻于少節

夫成其君妻亦其夫忠節兩全

續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遂自縊死。○楊璟經略荊州等處皆平。徐達率諸將進克沂州。元守臣王宣降。王信遁走。又取澤州。遂攻青州。遇元將也速兵。傅友德率騎與戰大敗也。速來追達。摩軍進擊。俘斬甚眾。平章保保降。山東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及城破還與母訣曰兒不能兩全。忠孝矣。達聞賢遣使召之。不往。彼執不屈。與總管胡濬知院張俊皆外。不花妻阿魯真亦抱其子并女妾俱投井死。○九月初國珍雖以三郡來獻。實未納。王特款陽借殺聲援以拒元。太祖方連兵北伐。不暇往討。嘗遣使招之。國珍云俟克杭州即納土。及我師克杭州。猶自據如故。以書責其懷詐。反覆猶不奉詔。太祖笑曰待我平張士誠後。彼雖欲奉正朔無及。

李善長等勸
太祖即皇
帝位愈勸
愈辭有文
王三分天
下以服事
於之意我
太祖可謂
至德矣
卓哉真
命天子

矣時既克士誠乃命湯和及吳禎率常州長興宜興江隄諸軍討之
二月癸丑李善長率文武群臣奉表勸進上曰吾始即王位不能拒勉
從眾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等頓首復請曰天
生聖哲本以為民 殿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
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 殿下謙
讓之德著於四方感於神明願為生民計早徇群臣之請上曰中原未
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
禮儀而行不可草草越數日善長率禮官以即位禮儀進上以之
是年 上即皇帝位景星慶雲昭布於天彗星之瑞早呈於地維四夷
賓貢萬國朝宗卓哉真命天子矣

此四紀戎

太祖初即位南平閩廣北定中原時事止戊申洪武元年

正戊申大明洪武元年

即位

正月四日乙亥 上親為文祭告天地於南郊禮成 上即皇帝位於郊
壇南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皆為帝后先是
上祝天如臣可為生民王伏望 帝祇來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
可至日當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京師自舊臘以來雨雪連晝城市陰晦
及祭告即位天氣澄清風和景靈香霧上疑下霽甘露景星此天開景運
之徵也。立妃 馬氏為 皇后立世子標為 皇太子初 上率師渡
沂石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
緝衣鞵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常助 上規畫勳令事機 上嘗焚香祝
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 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
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入為本願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入
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念皇后
之功

天開太平其
露景星萃
集於殿廷
堯天舜日
重光矣

歷觀高皇后
所言皆治
良苗收拾
民心之大
要謂之女
中堯舜非
耶

高皇后深
得諷牖之
體

上曰爾言深合我意及是冊之為皇后 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
倉卒廡葵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又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
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恐饑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
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憇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
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
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為彌縫卒免於患殆尤難於長孫
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訾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復為惕
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
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 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謹按我朝 高皇后之德無異在如以其志貧賤相惕以夫婦君臣相
保難易致微尤深得諷牖之體

正以李善長為中書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章溢為御史中丞辛巳以李
善長等兼東宮官先是劉基陶安言於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做

太祖不依劉
基陶安二
子之請而
必立東宮
官以輔導
之且所諭
之言一皆
元人之旧
習訓太子
有當以太
祖為法

命廷臣
兼東宮
官

元舊制設中書左丞奏以太子為之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
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
未長學問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務
他日軍國重事皆令啟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平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
觀之謂同等曰朕今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
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兼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
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
拙工於是以太善長為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傳猷兼府
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
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 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
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
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有聰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

必謂府僚集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贊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
德性且妙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
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耽於安逸
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之不可忘也

謹按

我聖祖此舉真超軼千古之見可為萬世法

太祖明祀典
亦國家之
大体

正勅李善長等言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不嚴於祭祀以交神明
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
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貺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於是
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圓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中
書省御史臺臣進所脩大明令命頒行天下諭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
令以教之於先律以督之於後書曰刑期於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
於律刑措斯亦不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懷○定衛所官軍

太祖頒律令
亦國家之
大法

太祖定兵制
見國之大
事不可亂
處

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太率以五千六百
人為一衛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
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銜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連以成
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
各回本衛大將單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擅專自是征伐率以
為常○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亦政陳子琦謀固守不
戰以老我師備禦甚堅我師圍之數與挑戰不出廷瑞督兵環其四門攻
之益急敵不能支達里麻夜潛請營納款詰旦總官翟也先不花亦率眾
出降廷瑞整兵入城執陳子琦送京師○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
遣人招諭元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隔水而陣分二軍度水以其
西門友定見勢氣勇銳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令軍士巡城晝夜不怠
諸將請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有攜一心殺其將蕭院判士

廷瑞兵隊四
門元將詰
營納款

湯廖二元帥
計取延平

陳友定早不
納款投降

至丹慶而飲樂是自苦而已

楊璟進攻永州

元兵大敗

福建一省悉乎

國款

卒多踰城夜遁我師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蹙乃退於省堂仰藥飲之參政文殊海牙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馳遂械送京師○楊璟等進兵攻永州元守將右丞鄧祖勝求救於全州平章阿思魯遣兵來援我師逆擊敗之遂進逼其城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收兵入城固守我師圍之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持其盛璟遣指捕袁子明等擊之元兵大敗獲其馬戶丁武等一千餘人○二月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王師已克寶慶既而復為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策黃灘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胡廷瑞等兵進克興化遣建陽降將曹俊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於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為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

遂近相繼歸附於降納款皆太祖順天應人之師所致

定亂安民正在今日

肅清南服在此一舉

太祖命將出師取府州縣勢如破竹人心悅服故爾

特南進師

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乎中心震攝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衛車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趨德慶三方進師為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又命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水軍往

太祖以大率
祀孔子便
見尊賢重
士千古一
君尔

徐將軍攻圍
安樂元將
俞勝已破
其胆矣獨
恨其潛遁
而不立誅

太祖論用兵
不拘常法
其破敵如
神蓋妙於
善而善於

山東恭同大將軍徐達併取中原○下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仍
遣使詣曲阜致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
下者莫不致敬豐饗脩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
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脩祀事於闕里爾其敬之○徐達等兵取東昌
路斬其守將申榮王元輔進克潁州攻安樂元守將俞勝遁去其即中張
仲毅出降○三月徐達等引兵上黃河克末城歸德許州取汴梁守臣李
景昌遁○以劉基為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上御奉天門與劉基
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
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待左右每觀妙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
臣由是知任將在 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
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

按本侵
境作侵境

太祖所論君
親之書繼
使為子者
惕然而寒
心君弼獨
非人子乎
而顧甘舍
於其母也
于是見母
婦降弼其
慈子矣

戰者也

舍親
而奔
異國

矢石觀戰陣之事闔闔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
亦何暇論古法耶○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走安豐安豐
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彝使討陳州 上遣使陳州以書諭君弼曰曩者
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子勞師曷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
國是皆輕信群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
疆與子接壤若欲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子之國乃足下
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壠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
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為質而求
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精糠之妻獨居寡處天各一方朝思暮
望以日為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
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
待以故舊則足下以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

楊璟仁者之師四境望風皆降附太祖其得人矣

北宋韓林兒求救兵

太祖發兵十萬救安

上乃歸其母於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指汴洛君弼納款降命為廣東衛指揮僉事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不下璟乃分兵遣周德興張彬進取全州元平章阿思蘭聞王師至率眾夜遁奔泉州全州民以城降於是道州寧州桂陽藍山常寧守將皆來降攻武岡州守將曾權亦降續元將汪全賚表直抵金陵求救兵有書呈上其書曰北宋王韓林頓首再拜上金陵朱殿下切念公子威聲震於海內恩德溥於四方林本欲助手足之形輔佐張皇之勢奈因奸黨阻梗今有漢賊窺伺於江西吳寇攬於淮右彼此夾攻安豐又困念林孤弱不支故奉書求援伏望殿下加一旅之師懸徂懸之急林雖無用亦當感恩圖報勢在旦夕懸拜聖仁不宣太祖看書畢乃與群臣議曰吳兵圍困安豐韓林求救此事如何劉基曰此張士誠假途滅虢之計欲圖我金陵也殿下可速同常遇春領兵十萬先去救安豐然後遣人往江西調徐達兵來隨後東應

張士誠兵呂玘張虬攻破安豐城池

張士誠兵奔泰州

則淮西江南兩地管保無虞太祖大喜即令汪全先回教他着意防守城池我不日統兵來援汪全拜謝辭去翌日太祖兵行至泗州界傳令安豐太祖升帳汪全馳至帳下悲泣號拜告曰臣未到安豐中途聞知呂玘張虬攻破城池將臣主并劉福通盡皆殺害已據安豐城矣太祖聞言怒曰這賊無知敢此狂悖即下令諸將必須努力攻取安豐橋擊呂玘張虬與宋王報仇二人聞知大驚商議去就之計乃曰金陵兵將智勇過久不可輕敵既而常遇春勒馬橫鎗高叫呂玘焉敢來犯我淮西之地呂玘曰我取安豐與君無預遇春曰唇舌之邦不得不救言畢即揮兵交戰相鬪良久呂玘力怯而走張虬領兵奔泰州去了太祖鳴金收軍俄而哨報左君弼領兵來取安豐太祖謂諸將曰吾方欲取廬州未果不期這賊引兵來取安豐此乃自速其死也可即發兵與戰衆將披掛上馬出城兩軍相撞太祖令左弼下郭英挺鎗來戰不兩合間後陣常遇春

左君弼
走城

李文忠等一齊勇殺左君弼等大敗急走 太祖率眾追至廬州城下左君弼走入城中堅閉不出 太祖令分兵四面截攻擊之使之無所容

兼虎為患

正三 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為河源務副使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率眾保障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於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

何真縛成奴

鳴鼓以示眾以為後之為奴者傲然則真亦勇士也

何真賞罰有章

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柰何養虎為患成歎謝奴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輜輪車上成懼以為將烹也真乃縛奴於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眾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淫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炊火奴一號則群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王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為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

何真奉表歸附太祖亦以又泛又

也豈植私黨哉

廣東悉平

太祖褒寵何

真亦為負固不服者知所敬此太祖微意也

為尉佗計者輒斥絕之永忠寺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奉表歸附○四月朔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真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偽參政邵宗愚據三山寨殘暴聞王師入廣遣人約降而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及其徒黨皆斬於市馳檄往諭海南海北諸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畧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廖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詣京師上賜詔褒真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秀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竇融李勣奚讓特召真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交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越鄉即輸誠來

何真識時達變

鄧祖勝食不

力勞飲藥而必皆不知天命而以我大祖抗如此也

常遇春車騎破元兵是

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授真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等兵克永州先是璟攻永州久不下乃於城外築壘困之鄧祖勝屢戰屢敗其萬戶何義千戶劉仲等皆被擒至是食盡力窮飲藥而死恭政張子賢猶率眾拒守璟聞祖勝死督兵四面攻之夜漏三鼓指揮胡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眾巷戰眾潰執子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其城璟引兵進攻靖江今桂林命御史大夫鄧愈統領襄陽等衛官軍征取淮漢迤北未附州郡愈遣指揮王成等復等攻唐州克之又取申陽王擒蔡國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府傅友德分兵取河南諸山寨首取福山寨元右丞潘春兒降進攻陵青寨克之黑山寨守將聞風遁去又克仙人寨擒守寨牛叅政等克神頂寨元守將張知院以其眾降達等進兵洛水寨其主寨守將詹同脫因帖木兒率眾五萬迎戰常遇春車騎抗弓矢衝

以一人而當及方之眾勇哉常將軍

元將鄧雲

戰不克招之不遂南方一又士也

上嘉忠義

首詔蠲免稅糧

太祖命益工

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擗荆過春遇春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敵散走詹同奔陝州其眾悉降遂營於河南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請降乘勝進克陝州直抵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薛穆飛等拒戰馮勝先登擊敗之遂入潼關攻李思齊營思齊棄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時陝西州郡皆李思齊張思道即張良弼二人所據○大軍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鄧雲勇力有謀略時河南諸郡皆下雲獨守裕州累戰不克招之不從後以孤軍敗被執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立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恭政汪廣洋為山東恭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為江西恭政安在翰林上嘗賜以一對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以山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命指揮朱英復姓沐調守建寧節制邵武延平汀州三衛時英從大將征閩有功遂有是命未幾擢都督僉事○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圖以示子

王業之艱難以示子孫亦積德垂訓意也

昭德垂訓

命修

女誠

又命朱升等備職事侍中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於鳩毒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卿等為朕述女誠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

太祖禁貢奇巧之物亦尚朴之賢君

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初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瞻庶有所警命儒臣學士朱升等脩女誠諭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中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於鳩毒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卿等為朕述女誠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進竹簞却之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魚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簞固為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

廣永二將軍進取各府州郡而達會花赤特各以次商附

禱祈天永命之疏以法天道順人心最得至論之要

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五月大將軍徐達調都督郭興守潼關先是馮勝既拔潼關請於達曰潼關三秦門戶最為要害李思齊張思道日所覬覦宜擇將益兵為戍守達遂以命興統指揮張龍于光等守之○上巡幸汴梁議定都蕪謀取元都○廣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任率官吏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我師至即欲募兵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榆林亮祖勦兵追斬之於是潯貴等州郡以次降附亮祖分兵道府江進克平樂府時王禕出為漳州府通判上書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脩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脩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

帝王為治之大要
法天
順人
心

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成四百年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既平租賦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求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冒昧以聞疏奏上嘉納之

謹按此我朝開國各臣第一太奏疏其言精醇剴切洞達理要雖周召孔孟之告君无以越此矣

按本水
處字

元朝將敗故
有內叛如
張觀者備
言於環此
莽虎為患
之故也

按本黃
英衍作
黃英傑

廣西諸首納
將軍功過

正月楊環并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環引兵抵靖江城下屯於北關張彬屯南關合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眾固守環遣指揮在廣攻奪關口關遂克其北門月城及其水隘斬獲百餘人復攻其西門不利相持凡兩閱月朱亮祖亦自平樂率師來會屯於東門象鼻山下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驅兵南門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楊天壽等環因使彥高陰購其把水元帥張榮七麾下裴觀以書射環營約降至二鼓觀縋城出見環備言儲積空虛人無鬪志可立取之狀環乃給白皮帽百餘畀歸為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環命諸將率眾徑進也兒吉尼聞之倉皇出走追執之環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洞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各遣使齎印章詣軍門降○廖永忠進兵次潯州容州同知明安普化率父老迎降進次貴州鬱林州知州張那海亦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洪發

徐將軍善解
夢見谷先
生莫是辻
矣

眼如老
稚似首

降進克橫州次南寧元上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等遣使
請降未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遣指揮耿天壁等討元平章阿思
蘭於象州師至賓州境阿思蘭遣其部將李左丞拒戰天壁擊敗之阿思
蘭知勢不可為乃率所部詣宋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
西悉平是年八月十五上夜夢當天兩日月齊出諸雪雜亂紛飛
倏爾底定上謂徐達曰此夢何解徐達曰陛下夢兩日月齊出即大
明明字諸雪雜亂紛飛即胡元等賊擾亂我中原我明命將出師一鼓
而擒之即倏爾底定此吉兆也是年鄧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誠
降討平麻張新寨及信陽玲瓏寨遣指揮王成等攻破光石腦山寨擒偽
副樞張成同僉劉敬等六十餘人斬之俘士卒三千人於是葉陽魯山
等縣相繼降附南陽悉平○上以中原兵雜之後老稚孤貧者多遣使賑
恤○時潼關以東皆平上命諸將旋師進取元都上亦發汴梁回京

太祖確念
衆除亂之
日故其廟
清中原水
得已而為
之

太祖誓師欲
其秋毫無
犯以故望
風歸附者
多

元節異氣亡
元之兆

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諭之曰朕初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
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又未休息故
每念之惕然於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又為群雄所苦死亡流離徧於
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
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
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
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等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掠虜毋焚蕩
毋妄殺入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
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
拜辭而行○以都督馮勝為右副將軍留守汴梁○是月癸酉元都城紅
氣滿空如火照入自日晡至晨方息越二日己亥又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
從寅至巳方消續劉基自金陵來見太祖大喜謂將曰軍師此來勝負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卷之二 吳武二

劉基鄙友
諒為鼠竊
之賊不足
慮

聯柵結
寨非固
守之計

劉基陳
計

決矣頃之基入 太祖賜基坐問曰軍師與張士誠交戰勝負何如劉基
曰臣與李丞相并湯和等連兵累敗三陣今已退兵太湖安營此乃鼠竊
之賊不足慮也臣夜觀乾象見西北上殺氣不祥當應一國之君想陳友諒
合應休矣但中主星亦有微災臣不放心故來以觀勝負何如耳 太祖
具言兩戰不勝韓成替外一事即令陳友諒有船五十隻雄兵六十萬聯
柵結寨實為難敵劉基乃問結寨之故 太祖備言其由劉基笑曰此乃
取禍之道非為固守之計也友諒不知兵法孫子有云水地安營其兵怕
火陸地安營其兵怕風今以水上而聯船結寨非勝策也臣用一計使陳
友諒六十萬兵片甲不回 太祖聽言大駭曰軍師計將安出劉基曰漢
軍勢大須以水火相犯日決戰攻之以火其破必矣 太祖曰彼寨深大
四面皆有柵鐵索穿縛外面舉火安能得入劉基曰臣自有計 殿下
有陳友諒部下某將否 太祖曰有劉基曰此計可成矣 太祖即時令

識時達
交良臣

劉基行
計與丁
普即

友諒
帳中
飲酒

友諒擬丁
普即持為
停世不忠

乘劉基謂衆將曰公等來降皆是棄假求真識時達變之良臣也今殿
下欲破陳友諒水寨用公等內應外合此機密大事不可輕忽必須赤心
徇國抗節致忠者方可幹此功衆將軍等果以忠義為心煩此一事若不
願去者再圖別舉道罷有二十五人挺身向前曰臣等受 殿下厚恩願
以死報那二十五人却是丁普即為首劉基大喜即付計與首將丁普即
曰衆將軍今復可去詐降友諒來日乃是八月壬戌日用火之辰至晚只
待外面火起可即於內放火為應衆將聽畢告曰舉火不雜只怕友諒不肯
信用有誤軍師大事劉基附以密計授丁普即丁普即得計至晚駕一戰
船逕往陳友諒水寨而來正值友諒與張士誠陳英傑在帳中飲酒議事哨
報有丁普即等來見陳友諒驕疑謂二將曰昔日朕命丁普即守安慶却
獻城降彼今晚此來必有兩為可着其入見頃間衆至帳下施禮畢友諒
曰汝等皆悖逆不忠之徒却投降順朱家今乘夜來此有何議論丁普即

之徒

丁晉即
非呼天
明心

乘宿未
報求賞

賜昔
即董
酒食

奏曰臣輩守安慶孤城無援力不能敵一時無柰所以詐降每思來歸不
得便機今晚得便故率眾走回望主公恕罪容納當圖死報友諒曰你這
厮必為宋家細作假意來降臨陣却為策應喝令左右盡行捉下待斬丁
晉即等齊聲大叫曰臣等冒死偷生特來獻功丰公何故不辨真偽反生
疑忌皇夫在上可監此心陳友諒聞言便問汝等却獻何功丁晉即曰臣
等見朱公子與眾將定計未日令常遇春領五百戰船二萬雄兵抄小
路往康郎山襲取主公水寨所以臣等不避艱險實但來報指望封賞今
乃反要斬臣等臣等死不足惜只是主公不察忠良冤屈無伸恐杜天下
納款之枉耳臣等既白此情速請誅死友諒聽言大驚曰却是如此汝等
早不明說不然幾屈殺眾人乃召三十五人入帳賜之酒食因謂待擒獲
朱某乎定江西以後還須議功封爵眾人拜謝定邊陳英傑奏曰招納叛
降此主公盛德但恐此輩有詐不可收用陳友諒曰外人來附不可傾信

友諒度
衆人念
旧之心

劉基料
計如孔
明復出

戰船埋
伏禁江

彼皆舊臣為朱家所逼而降今日此來乃衆人念舊之心况所言情理俱
真必無所詐元帥不須多疑言畢仍與眾將計議曰倘常遇春奪據水寨
則本營不守將何以為救應張定邊曰主公無妨臣分兵三萬將康郎山
小路截往常遇春度兵其地主公破朱兵時急引大隊人馬隨後夾攻破
之必矣友諒曰此計最妙元帥可即領兵前行太祖升帳問劉基曰水
戰火攻兵家之常但未知乘機制變之道何如請問其詳太祖得其詳
乃曰先生真孔明復出也急令眾將至帳前聽令劉基曰一統功業皆在
此舉眾將軍宜速為吾令俞通海等五十一員將領兵五萬戰船一千隻
今晚直抵陳友諒水寨將火銃火炮神鎗火箭火把舉發燒他排柵
專看大風起時便可舉火俞通海等領計先行劉基又使常遇春部勇康
茂才沐英等四員將領兵五萬戰船一千隻埋伏禁江小口兩傍若陳友
諒逃出火陳必走禁江小口元帥即可奮力截殺務必成功遇春等領兵

把截友諒

劉基行法

火燒水寨

友諒出陣走入康郎山

去訖劉基曰我與李文忠馮勝等領兵十萬駕船把住鄱陽湖口使陳友諒兵不得走脫基分遣已定因謂太祖曰臣今晚此陣務擒友諒平定江西矣太祖聽畢大喜是日太祖登舟領兵去阻住鄱陽湖口是時天色已晚劉基於赤龍舟上設香燭祭物只見浮雲盡徹河漢澄清劉基整肅衣冠登臺仗劍指訣念呪不一時大風驟起刮得友諒水寨搖晃不止此時已三更俞通海等見風起率兵船將友諒水寨四面圍繞令二軍舉刀斧劈開寨柵却放起火炮等物從裡攻擊不一時延火燒水寨丁普郎等見外面火起知是太祖兵到遂於柴堆草場之處一時舉火良久水寨中四面火起陳友諒在帳中恰方驚醒急呼太子陳理并陳英傑問之俄而哨報寨中井外面火起陳英傑曰此必是朱兵火燒吾寨排不可救主公可速走康郎山投張定邊營中避之陳友諒急出水寨登山涉水而逃回看火勢正猛但聞喊闖之聲搖動山岳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皆不得

丁普郎指身被頭雖落而身不仆死

徐元帥出奇兵平定元隅和威震海

出焚死於水寨中惟普郎雖在火中猶追殺不已時逃兵乱走互相混殺普郎身被十餘劍頭雖落手猶執利刃若戰狀植立至翌日不仆是時三丁五人燒死在水寨中後太祖平定天下塑像立廟於鄱陽湖側追封侯爵歲時祭祀厚卹其家各令子孫襲蔭至季鄱陽湖舊跡存焉正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親取河北遂自中滦渡河取衛輝元守將平童龍二葉城走彭德進克獲加隆縣尹胡中信俾守衛輝師至彭德龍二復出走其部將楊義卿來降得船八十餘艘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童周顯先遁耶郵縣尹都文王率耆老降克趙州獲元豹邦傑部將侯僉院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以為向道達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於臨清進取元都遣顧時浚開以通舟師先取德州克長蘆守將左僉院遁至直沽獲其海舟造浮橋以濟師常遇春等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捍禦海口望風奔走至河西務元平童俺普朵

常元帥率舟師以進 師以進 倒元丞相也速等望風奔走

以一千之兵而當十萬之師且斬將追殺郭英果是一員虎將

二狐登殿亡元之兆豈偶然哉元主遂北行亦知天意爾

兒只進巴等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知院哈刺孫及省院將校三百餘人俺魯等皆遁○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為營衆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和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二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為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速克通州是月二十七日也○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遲明召群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嘆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晉哉豈可復作徽欽嚙璧求活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惠斯等皆勸圍守京城不聽即命准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八月二日大兵至燕京攻齊化門填壕登城而入大將軍達登齊化門樓執元准王及丞相慶童車章

法兒左丞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王璽一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封故宮殿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

術士對曰必深慮除日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

下詔以汴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

太祖定易金陵終不易劉基之言

謹按我太祖雖因創業定鼎金陵然以六朝國祚不承而歷代帝王謂群臣曰大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稠繁不可重勞興築也罷之又有言遷於長安以清運艱難而止監察御史胡子祺請遷都開中不報又嘗議建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虜以開廷臣翰林修撰鮑頰對曰胡主起自朔北是以立國在燕天運已改不可因也今南京與主之地宮殿已完不必改而傳曰在德不在險也後雖營鳳陽為中都然竟亦泥於劉基之言而不遷也文廟因封燕王得天下然後定都乎

正是月六日夜京師天鳴十一日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赦○始設

京師天鳴亦

上天示我
太祖而太
祖大赦天
下亦所以
答天意也

劉基求歸有
張良赤松
子遊之志

太祖訪求賢
哲隱逸之
士有唐虞
三代之體
風

六部官職以分理天下庶務尚書正三品左右侍郎正四品御史中丞
劉基辭歸青田先是 上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基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上然之基

素剛嚴於是督察內外有犯悉實於法基復劾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

罪當死善長素愛彬祈緩其獄基不聽奏上竟處彬死刑由是與善長大

忤 上回京善長頌之基求退遂歸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

求賢哲隱逸之士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為之

有司言費小不足斬 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

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太費必至開奢汰之原敗華靡之漸未必不由

小而至大也 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 上語中書省

臣曰治國以得賢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

養其廉耻而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九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

美意也 九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陶安卒 上哀悼親製祭文遣使祭

之追封姑孰郡公

謹按開國文臣膺爵封者甚罕身封公者惟李善長一人追封公者惟

正元將王 丞自河中率眾攻潼關守將郭興德之兵始接指揮于光持亦

大呼橫衝其陣敵眾披靡與乘勝奮擊之追奔數十里元兵大敗李思齊

等自是不敢復窺潼關 大將軍達達孫興祖俞通源等帥師進克永平

府常遇春傅友德等略保定中山 河間俱下之 上以元都既克命

大將軍率諸將進攻山西 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

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未一致賢養民之道未之

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政

令靡常而人魚守歎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歎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

然歎不敏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致堯舜君民者豈固沮沒而已哉今天

下

太祖下詔求
賢國家之
盛典後世
無有及之
者

即吳乘
勝奮擊

幼學壯
行

詔改元

元主自製就
其宮漏極
其巧妙有
才而不善
用惜哉

湯和楊璟承
命統兵破
七梁等寨
無有一人
能當之豈
非天意亡

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啟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若穴之
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十月詔改元燕京為北平府
置燕山等八衛以都督孫興祖華雲龍守之○常遇春等進取真定府守
將孫平章葉城走司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
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鈺鼓上覽之謂待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於此
所謂作無益善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以
着儒梁真王儀為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為太子諭德○時御史大
夫湯和平章楊璟俱征南班師還京上復命和璟俱為偏將軍統兵同
大將軍征山西又調右副將軍馬勝帥師由河南進征山西渡河克武涉
下懷慶元平章白鎖住棄城遁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元守兵奔潰
進取澤州元平章賈宗哲棄城遁破磨盤寨獲為參政喻仁戮之進克潞
州○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帥師伐北平道直趨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

耶

太祖念劉基
同患難不
忘明也

天下一家

臣何敢貪天之功

及乎未附山寨遣傅友德薛顯將騎三千累平定州擒其將湯同僉取七
梁寨遣陸聚攻車子等寨及井徑鳳山鐵山城山寨皆降之復取故關山
寨承天寨○鄧愈討蜀河奔張獲之悉定金商均房數州之境○馮勝既
克澤州元擴郭帖木兒遣部將韓札兒來攻楊璟與副將張彬往援之遇
元兵於韓店大戰璟等失利○召劉基還京師手詔曰爾昔從朕於群雄
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何光
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於彭蠡之塵戰砲聲擊裂猶天雷之臨首諸軍納
喊雖鬼神也悲號自旦至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
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冊庶不負昔日之多難但着鞭一來朕心悅
矣甚至京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上欲授基爵基固辭曰陛下
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

謹按

綱運錄 太祖使都督馬勝將兵攻其城命劉基授方畧基與片
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其所見其方青雲起即伏兵頓有黑雲起

劉基占雲之
異有如卧
龍之再世
者

元亡
明興

中國悉變胡
俗中國之
不幸也然
豈終胡俗
已哉其必
有用夏夏
夷者吾太
相其明徵
矣

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掃也即
斬枚擲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
如基言衆以為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聖祖所謂指示三軍往
无不克此其一徵也抑其昔見異雲而知天子氣此未見雲而預定兵
符其淵微神妙知天合天矣天且弗遠矣而况於人乎何有嗚呼勝固
有如此臣擯而弗能用非弗能用也天矣儲才以左右我聖祖非其
主不以授也故識者謂元亡而明興不在於是年庚申君之北奔而繫
於當日犁眉公之用金

正詔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恩以胡俗變

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辨髮椎髻深簷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辮線腰
褶嬾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其甚者易其姓氏為胡
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心又厭之及克元都乃詔衣冠悉復唐制士
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東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
衣不得用黃玄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
復中國之舊

謹按

何孟春曰秦不師古漢與三代時大法制槩不能復而文為之未
存者亦十無四五爰及兩晉五胡亂華漢家文物又復失之元魏

太祖選儒臣
教授太子
者重濡術
也

太祖詔諭四
夷亦一視
同仁也

大明已
承統

抗克持虛徐
公亦善教
行師者也
人不能也

之後中華從事胡服金元之後齊民盡習胡語胡俗非天生我聖祖
出而正之斯世其混沌矣乎

正建本堂選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遣

使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九
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
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
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
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
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十二月徐達與諸將
議取太原曰聞擴廓帖木兒以元主命率師遠出太原取道保安經居庸
關以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
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扼亢擣虛者也若彼
還兵救太原則彼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

兵多不整

我朝談與自何人與我太祖為內應如元朝擴廓部將豁鼻馬是也此寺畜生元主可殺之以儆衆

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兵其鋒甚銳萬騎突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十騎衝却之敵軍於城西指揮郭英憑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達從之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使人約降且請為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炮為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炮伏兵亦舉火鳴炮遇春等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敵軍大潰亂自相殺戮擴廓方燃燭坐帳中聞亦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急踰帳後出乘快馬從十八騎遁去追之不及遂克太原豁鼻馬帥餘衆降得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在達復遣傅友德薛顯將拔剌擊賀宗哲軍於石州敗之惇忻霍絳猗氏平陽并處皆平○前奉使汪河自陝來歸河自癸卯歲奉使被拘於陝右至是凡六年抗厲不屈完節來歸

使臣汪河完即未歸元朝亦有此忠臣

太祖躬耕藉田重農本

自唐虞三代諸君鮮有此者

太祖示太子

以官中種蔬為戒其視商紂之崇飾宮室典沒文之築露臺者不同矣

太祖示君臣以元為盜

上嘉重之擢為吏部侍郎河備言庸中事且上方略擴廓帖木兒竟由是取敗○詔來春舉行耕藉田禮諭廷臣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五穀而噫嘻之頌興古者天子藉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膳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其命來春舉行耕藉田○一日朝退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商紂崇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又一日朝罷上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簡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

戒亦放益不遠在夏后之世之謂也

太祖戒武臣勿忘負賤以杜今日驕奢淫泆其慮遠也

初飛之鳥不可拔羽

新植之木不可搖根

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酸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裨宗創業之艱驕淫奢侈但恣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但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已喪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軍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常設宴為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為驕奢淫泆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安南國王陳日烿遣使朝貢續天下府州縣官奉朝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賒久而厚已况人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此 紀錄平關陝一天下大封功臣時事歷己酉庚戌凡二年

己酉洪武二年

正月高麗王王頴遣使奉表朝貢○諸軍攻大同路克之元平章竹貞棄

太祖在位止二年而蠲免稅之詔屢下亦仁民之主也

齊魯之民納款歸附太致祖仁恩所致

再詔蠲免夏秋二稅太祖其念民廣未嘗一日忘於懷矣

城走追擒之傅友德顧時并領兵巡太和嶺之西北次宣德府敗元將脫列伯○以功臣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廖永安俞通海張瑄勝桑世傑配享太廟○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糧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眾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四年矣荷天眷佑西取陳友諒以安荆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八番直抵交廣以極於海悉皆戡定重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期胡人入據已及百年天厭昏濫群雄並起以致兵戈紛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懼然來迎饋糧給軍不辭千里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勞朕為天下之主深患憫焉已將山東行省洪武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蠲免近者平蕪都下晉冀土地疆宇盡為國家所有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歛尤甚齊魯之民及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方洪武二年稅糧亦與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以

太祖三詔免糧稅三代諸君未有如此者

太祖不忘江左之民與韓信不忘漂母之恩一而已

太祖思將士

按本各偏將大將軍將軍各官從大將軍

太祖思將士

來久欲惠之奈西北未平則出師所經必資糧餉是以未遑今晉冀平大軍已入矣其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以遂朕之初意今大兵所克秦隴并處新附地方重念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歛其洪武二年夏稅秋糧一體蠲免以稱朕恤民之意○詔曰朕本布衣率眾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其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為京師之翼郡創業之初與師旅定郡雄軍需錢糧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稅用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欲數郡之民次第蠲息故先太平次應天鎮江俱已蠲免稅糧一年今洪武二年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再與蠲免其寧國廣德及滁和無為等州亦與蠲免以甦吾民稱朕意焉○遣使賚勅往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清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為大將軍并成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偏將大將軍征進其璟兵出澤超路中道與賊相拒雖以等舟以

滅元之功未嘗言其功

以中詞語之故錄而為是勝焉

為是勝焉

太祖立功臣廟以酬日前之助勞

耕籍田

命嬪蚕

太祖入備元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 共武二卷

思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天原之提得此以分彼勢亦可謂可矣公定偏將軍和居馮宗異之下偏將軍璟居和之下協方同心前除餘虜務在於滅勿以細故為慮○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誰入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鷄鳴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命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祭禮○三月上耕籍田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饗於北郊以為祭祀衣服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記載况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監脩召前起居注宋濂潼州府通判王禕

朝之寔錄
政事之得
戒以示勸

時號
小廉
互
履首

曹良臣計敗
元兵其智
謀不咸於
韓信

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脩開局天泉寺取元經
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
及至正事蹟汪克寬等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
時是非公於後世故有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始
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廉然昧於先王之道
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濶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
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
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不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公命
爾等纂脩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
戒既而進瀛翰林學士禘拜待制○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時城中守兵僅
千人也速兵萬餘騎營於白河守將曹良臣謂其部下曰吾兵少不可與
戰彼衆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乃密遣指揮仵勇等於沿

各樹赤
幟

楊璟至唐
州諭協匪
皆散其私
黨至是一
鼓破唐州
戮其首而
宥其餘

思齊
奔鳳
陽

太祖書諭思
齊令其去
夷就華以

河舟中各樹赤幟亘三十餘里鉦鼓之聲相聞也速望之驚駭遂引衆遁
去城中出精騎渡白河追之不及而還○大將軍達承制遣楊璟等還征
唐州先是鄧愈下唐州以指揮朱基守之後唐州兵亂殺朱指揮蘇家寨
賊將老馬劉及南陽郡縣皆相應而起事聞故有是命璟至南陽首諭協
應者曰今天下大定唐州亂兵欲何所濟徒自速亡耳汝等皆有生理胡
為效尤早歸田里轉禍為福彼如負固罪有所歸由是協應者皆散乃專
攻唐州一鼓破之戮其首而宥其餘南陽悉平○大將軍達等兵克河中
府遂會諸將進取陝西造浮橋渡河攻西安府○三月大軍至西安列營
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遂遣馮勝進取鳳翔初李思齊
之奔鳳翔也 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亦入忤
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
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

胡元非我族類擊之且不暇可附之乎

中原全為我有

太祖所言皆激思齊故其深思而自悟以附我中國也

思齊見書有降意

我軍不知竟欲何為昔足下在秦中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為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勅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為我有何與足下相為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為資矣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予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賈馮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靡下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感之及是王師至鳳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奔臨洮○四月大將軍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

徐元帥進兵

攻取慶陽臨洮等郡而思齊等旁迫無備東中歸降

兵克蘭州

太祖不以物為室而以五穀為瑞重民生也

一莖五穗

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隍潯之其人足以備戰聞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太軍感之思齊不西走胡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傍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兵克蘭州秦州及鞏昌乃遣馮勝統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張思道弟張良臣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懼亦以慶陽降顧時戴德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克之大將軍送思齊赴京入見上以其順天愛民等語之良視元將崛起北奔者為優深加慰之命為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於京師○陝西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有一莖五穗三穗者一莖二穗者其衆群臣皆賀上曰朕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也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時倭寇出沒海島屢數侵剽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衛守禦指揮金事翁

太祖祝神勳
民是造福
乎生民也

遣祭東
海神

天下治乱先
見於兆黃
河之濁亂
之兆也知
其兆而預
待之可以
撥亂而為
治

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於海門之上封及其未陣塵衆衝擊之所殺不可
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
官校賞緡帛白金有差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
使祭東海神曰予受命上天為中國主惟圖奠民罔敢怠逸秦彼倭夷屢
肆寇劫濱海州郡實被其殃命德統率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勦以靖邊
民特備牲醴用告神知德被命復往捕之倭寇皆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
續是年三月黃河鼎沸濁不可言 上憂謂大將軍徐達曰天下未定
群雄割據四方黃河之水濁尚未清此乱形也未知天下何日定乎徐達
曰天下未定由胡元亂我中國也先破元兵然後擒友諒攻士誠破方國
珍等則天下自此底定矣○五月大將軍徐達進征平涼張良臣復叛達
怒趣至涇州諸將咸以師來會達恐良臣黨與相扇為聲援乃遣兵抄其
出入之路俞通源將精騎略其西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顧時略其

常元帥用計
破虜元君
奔北而上
李夜遁

常遇春兵圍
慶陽時崇
泰見物而
亡每遇有
物處皆避
至是幸於
柳河川豈
非數定安
能逃乎

北達帥諸將趨慶陽以兵四面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麾兵擊敗之○
元也速復侵通州 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東還禦之復命李文忠為偏
將軍副遇春征進由遵化度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州獲其士馬千
計至天寧也速逆戰敗走進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主王
慶生等遂進攻天興文忠度其必走乃分兵千餘伏其歸路虜衆夜遁遇
伏大破之斬其將昂佳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羊五萬全師還
燕 七月七日次柳河川常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計聞 上震悼罷朝
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枢至龍江 上親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 上念
其功不置謂廷臣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
不稽首奉命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八九命配享 太廟肖像祀於功臣
廟位皆第二追封三代皆王爵長子茂封鄭國公次昇封開國公長女許
為皇太子妃○大軍圍慶陽日久王保保欲為張良臣聲援遣部將乾札

李氏古此照星月通記充宗 共成 卷

反賊張良臣
不知天命
人心已屬
我明真主
爾城雖高
爾兵雖精
安敢與我
徐元帥抗
哉

王保保授以
護良臣為
我師所拒
事不濟納
師求降有
何益哉

兒攻破原州守指揮陳壽等皆陷沒徐達與諸將議以驛馬關當原州
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控扼馮勝亦駐軍於驛馬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
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州寧正守邠州葉國珍守彭
原以遏之札兒復攻陷涇州勝等追擊之札兒遁去初良臣之復叛也自
以其城高兵精可據以守又以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為聲援賀宗哲等為
羽翼姚暉等為牙故欲堅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圍城數戰不利遣人赴
寧夏求援皆被獲王保保援兵又為我師所拒不能至內外音問不通糧
餉之絕至者入汁丸泥噉之姚暉等知事不濟敵帥納師○八月二十一
日達勒兵入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慶陽平并下平涼王保保賀宗
哲皆北遁遣薛顯等追之不及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

謹按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
初名或以為二人非也

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班師還京上命皇太子

戴序侍幼主
而專權不
識天命順
逆反取其
厚

元兵
攻大
同

李文忠用兵
知机大破
胡虜與漢
之韓無二
耳
文忠令
士卒飽
食堅壁
不動

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上撫慰懽甚復命皇太子送永忠歸第○
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偽夏主明昇竊據巴蜀未下上命楊璟往招諭之
時昇年尚幼國事皆決於母彭氏及其偽丞相戴壽璟至蜀諭以禍福昇
欲奉國入覲率於群議不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
勢昇不能從○詔李文忠代領常遇春之衆應接慶陽文忠行至太原聞
慶陽已平而元兵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若等受命而
來關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恐敵愈盛
不可復制豈不失機衆曰諾遂由代出雁門關○九月師次馬邑元邏騎
數千猝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將平童劉帖木進次白楊門又擒黠虜四
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窺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
五十里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為營先遣入間行達天同城
中使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悉衆來攻文忠令飽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

元主知事不
濟無復南
向意遂果
於遁

太祖於平虜
之後延師
儒立學校
其以文教
治天下乎
三代以後
之君未有
而也

誘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軍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
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輜重馬疋無算遂進兵逐孔興至東勝
州莽哥倉不見虜而還先是元主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
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
事不濟無復南向意矣○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
十月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
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各存實亡
况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怕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
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大學而天下學校未與宜令郡縣皆立
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
汚染之習此最為急務當速行之○甘露降於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宋
濂作頌以獻○十二月大嘗定中原及征南諸將徐達白金五百兩文幣

太祖大賞諸
將公平正
大無有異
心

張溫議論用
兵神於慮
敵卒使王
保保走無
歸路亦奇
矣

童溢一生侃
直不避權
勢雖刀鋸
在前亦無

五十表裏廖永忠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胡廷瑞楊璟康茂才
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傅友德薛顯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
九表裏馮勝顧時朱亮祖郭興等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餘將士
各有差○殘元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耳盡以兵來襲蘭州奄至城下
守將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悉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為敵然彼遠來未
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
保兵少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時指揮于
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
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行
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堅敵人伺夜二鼓登城守兵擊却之○
御史中丞童溢卒上憫悼親製祭文遣人祭之溢有文武才溢官所至
有成績天性孝友撫世醇物一本於誠每臨大事議論不避權勢必折衷

好臣不斂
手

太祖深知國
家利害用人
賢否故所
言皆石
登寶萬世
之明法亦
社稷無窮
之利有天
下者當置
之座前以
垂鑒云

社稷無
窮之利

於理而後已九有諍論 上委曲從之平生嘉言善行不可勝紀至是居
母喪悲戚過度營苑親負土石感疾而卒○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
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不必慮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
國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關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成
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
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
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關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
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
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
於御夷狄則脩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
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
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 上

如基與太祖
論相才無
一亦無齊
一至公而
无私

如基辭相有
張良赤松
之遊

心神恬康
即神仙真
帝王之言

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勲舊且能和輯諸將 上曰是數
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上欲以楊憲為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禮為權衡而已
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觀其人
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償駘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
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柰煩劇為之且孤太
恩不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謹按 國初將才甚衆相才却數陶安章溢繼卒當時可相者實無踰於
劉基使其受立事業當有可規繼此其桂彦良乎
續 上嘗謂宋濂曰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
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
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御
外朝召翰林學士宋濂危素詹同王禕等列坐進饌賜酒 上展命畫觴

太祖待翰林極厚

濂數以弗能飲辭 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 上賦詩一命各以詩進復命之酒盡辭而退 ○李文忠以所俘脫列伯等獻京師 上曰彼為其主耳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續庚戌洪武三年

太祖所問武臣之事皆大經大節非空談無益於已事矣

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為先以戰鬪為能以必勝為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此為監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名將並矣 正 蘭州圍解王保保自去冬圍蘭州至是百餘日相持日以張溫設方略屢乘其怠擊敗之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將軍至乃引去事聞陞溫都督僉事 ○詔再免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太平鎮

揚本安慶作德惟

免除和七郡稅

江寧國廣德縣和七郡今年稅糧其徽州廬州金華廣信池州嚴州安慶

處州饒州等九郡以次歸附給供亦為煩勞今年稅糧亦與免

太祖命楊璟討盜利諸洞

楊璟老將軍人入道你好智略何為今日失策於盜賊部下益其所執此恨怎消得此恨怎消得

正 湖廣慈利土酋重屋連結諸洞蠻為亂命楊璟討之 勅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今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璟進兵抵重屋寨攻之賊眾下山迎敵官軍擊敗之乘勝追至半山山勢陡峻視其寨三面巖險而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繞通一人官軍不可上乃回駐山下而賊亦險阻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敗之賊復遁入山璟遂以兵逼之重屋乃遣人詐降璟不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為屋所執由是盡知我虛實拒守

璟欲為持久之計遣使來請軍餉 上降勅讓之曰爾違吾言而妄動不

皆賊以詐
降愚揚環
太祖指其
智略何在
真羞殺我

太祖歷封諸
王是親愛
之也富貴
之也

老素為
人敦朴
尚寔

能乎賊既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爾之部將爾之智略何在
政戴德以兵從爾凡諸小寨限以日月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民人俾安
生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併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四月勅至環乃督
諸將士畫勇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帝王
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各其國朕今
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
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棧為秦王第三子
柁為晉王第四子棟為燕王第五子櫛為周王第六子植為楚王第七子
樽為齊王第八子梓為潭王第九子杞為魯王第十子檀為蜀王姪孫守
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

董安守謙文正之子
南昌王嫡孫也
正以危素為弘文館學士未幾謫居和州素撫州金谿人太朴以文學知

公死
即死
國史

太祖謫素居
守闕廟以
愧素之不
忠者有如
漢主斬丁
公之為者

蔡子英
不受官
而退

名與同邑黃暉字啟以同學問元至正末素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暉為
待制徐達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素與暉約死於難暉從人張午勸
暉勿死暉不從竟投居賢坊井中死之素走所居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
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由是不死達乃以
素歸上雅聞素名仍命為學士時年六十八矣一日上御東閣側室
靜坐素至履聲索索徹簾內詔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
嘗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流汗浹背上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
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余闕元忠臣守安慶為陳友諒所陷不屈而
死上嘉其節立廟和州祀之上初用素雖以文學備顧問心實薄其
為人至是既忤責責令守闕廟以愧之素至和諭年憂俱而死

一統志有蔡子英者河南永寧人元末舉進士累遷顯官元兵敗
官不受退而上書大畧謂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與之醮終身不改
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不二朝廷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輿

不止人問其故子英曰思舊君耳 上知其志不可奪送之出塞危素

太祖詔開科
取士是以
文教綴天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策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詰

陳友諒
陣中見

常遇春等於翻陽湖揮兵大進自辰至酉戰益力賊兵大敗友諒勢窮乃

取命見
豈能長

與其子及陳英傑張定邊捨一舟往北奔走舟方行時狂風從當面驟起

中飽奪
戰船遇
春真好
僕

將陳友諒船旋逸不能前進風影中彷彿見數人乞命乃是徐壽輝倪文

敵陽湖
中飽奪
戰船遇
春真好
僕

俊花雲朱文遜許瓊王鼎等陳友諒大驚被眾魂迷惑不知天地未幾過

太祖收
軍駐於
江岸

春等追及之友諒且走且戰不數里見前面伏有船截阻乃是郭英庚茂

友諒以
箭射死
郭英歸
祖功於太

才友諒愈慌舟比及時張定邊暗鑿弓箭射中郭英左臂郭英忍痛拔箭

太祖謂
英曰茂才
言友諒被
卿射死果
否英叩首
曰殿下
天威神業

血透素袍亦用箭射之正中陳友諒貫眼及顛而死俘其御舟及太子善

太祖以
御袍賜
郭英

兒平章姚天祥陳榮蕭壽具才等悉以軍馬來降凡十餘萬遇春獨奪其

太祖謂
英曰茂才
言友諒被
卿射死果
否英叩首
曰殿下
天威神業

戰船五十餘隻是役也軍聲嘯呼湖水起立浮尸蠢動至數十里勝獲無

太祖以
御袍賜
郭英

見英不言其功茂才上言曰郭英一箭射死陳友諒此是莫大之功焉

太祖謂
英曰茂才
言友諒被
卿射死果
否英叩首
曰殿下
天威神業

太祖顧謂英曰茂才言友諒被卿射死果否英叩首曰殿下天威神業

太祖謂
英曰茂才
言友諒被
卿射死果
否英叩首
曰殿下
天威神業

所致臣何功焉 太祖謂茂才曰郭英不認其功何意茂才曰郭英左臂

太祖謂
英曰茂才
言友諒被
卿射死果
否英叩首
曰殿下
天威神業

有箭傷可証是時眾將各爭戰友諒敗奔惟英與臣追及之張定邊射郭

太祖謂
英曰茂才
言友諒被
卿射死果
否英叩首
曰殿下
天威神業

英左臂英即拔箭射之中友諒眼透睛及顛而死臣豈敢謬言 太祖曰

太祖謂眾將曰此賊既滅餘不足定矣乃

臣何力之有○時友諒既破

太祖謂眾將曰此賊既滅餘不足定矣乃

臣何力之有○時友諒既破

臣何力之有○時友諒既破

大賞劉基之功劉基曰此 殿下仁文英武聖德神威所致臣何功焉

太祖旋入鄱陽湖見康即山尸首交橫血肉狼籍 太祖忽下淚劉

太祖泣有三事

基問曰 殿下因何恸切 太祖搵淚言曰我泣者有三事一則當日我

從滁陽王起義今日如此大戰將成功不見滁陽王矣二則丁普郎三千

五人軍士三百名為我立功雖已成忠臣義士可惜皆喪矣三則陳友

忠臣義士皆喪

諒領兵六十萬與吾交戰為主者思登大位為天子為臣者思富貴作公

侯不及一旦主死臣亡三軍俱喪此亦可戒憶也吾見康即山下尸骨積

鄱陽湖內血水汪洋孟子云爭土地而殺人是率獸而食人也此吾中心

不忍所以下淚伯溫曰 殿下所言皆仁德之蘊豈不聞在紂者為逆民

太祖所言皆仁德之蘊行堯之道一統之業兆於此

在周者為順民彼不能順 殿下却順陳友諒此乃自取其死非人害之

也當時賊兵來攻諸將或出城而迎戰者或守城而拒戰者共死一十二

人如趙德勝董全曰 殿下乞褒贈以慰靈魂於九泉之下可矣 太祖

曰趙德勝股肱之將何以遇害鄧愈曰因徂巡城被漢兵暗發弩箭中腹

而死 太祖淚下曰可惜良俱被苦死宜建廟祭祀以獎武功亦得永傳

百世之名 以濠州為中立府定為中都築新城建宮闕先是議建都汴

太祖建都臨濠政為中立府以帝鄉在也

梁 上意不欲群臣多言臨濠帝鄉可建都者乃詔改為中立府取中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義號曰中都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二十里於新

城內營皇城宮殿立郊廟社稷置文武公署一如京師 太祖問李文

忠曰卿與吳兵交戰勝負若何文忠曰臣與湯和合兵大敗士誠追至湖

合兵大敗士誠

州舊館方回士誠從杭州過錢塘江侵婺州等處聞 殿下大破陳友諒

進克武昌士誠大懼已引還蘇州矣 太祖大笑曰士誠乃穴中鼠不足為

意劉基進曰前日臣在江西曾言日中有黑子東南當折一大將今胡深

與友定相戰馬蹶仆地為友定所獲誘之使降不屈遂被其害 太祖聞

之下淚問宋濂曰胡深何如人也宋濂對曰乃文武全才也 太祖曰誠

太祖揮淚思良將人君之大德

之

徐達大破元兵

吳祖胡德濟不利於元

如卿言浙東一保隨吾方賴之不意乃為此賊所害也乃遣使祭之追贈為縉雲伯蔭其長子胡禎處州衛明為將軍指擯倉事以報其功徐達等兵大破王保保於定西古城夷其營獲王公以下百餘人降其眾八萬斬首二千級獲輜重駝馬不可勝計王保保絕塞而遁是役也都督孫興祖遇胡兵於三不刺川力戰死於五即口右丞胡德濟與賈戰于狂浪亦失利大將軍執其部下千百戶十餘人皆斬之械德濟送京師上勅曰德濟固是慢功然前守信州救諸隘守新城皆有功且除其罪曲赦之仍命於達所聽調孫興祖事聞上甚悼之進封燕山侯塑像祭于功臣廟

謹按

先是劉基言於上曰臨濠雖帝御然非建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至是孫興祖胡德濟師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不知所終鳳陽雖營為中都而卒亦不居也皆竟如基之言

元將出即止提一旅後

正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陞腦兒擒其平章祝真次白海子

無援兵所以先勝後敗

李文忠進戰大敗元兵是能以功於關外者

徐達取鳳州

金與旺等取漢

詔給存恤之祿以養失

之路駝山元大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朵兒只八刺等拒戰敗潰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一萬餘人皆請降遂進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君於四月二十八日以疾殂子應昌府文忠等進襲應昌克之獲元君之嫡孫買的里八刺及后妃諸王并王爾金寶王冊大圭王鎮圭王掌王斧元太子愛猷識聖達獵僅脫身遁追之不及而還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降其眾二萬七千又至苦脫孫追大尉蠻子軍擒元平章伯答兒獲馬駝無算大軍所至朔庭遂空是役也指擯孫虎率兵至落馬河與元大尉買驪戰死之事聞進封樂安郡伯徐達等自定西旋師乘勝取鳳州生擒李察政等二十餘人遣傅友德為前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克略陽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令指擯金與旺張龍分領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收復漢中守將劉思忠知院劉慶祥迎降遂克之留龍興旺鎮守其地達還攻西安詔給存恤之祿以養國初所設都先鋒各翼元帥都尉

太祖澤及枯
骨天下之
仁主也

聖柩
天地之
仁

命徐
達征
元兵
大敗

陣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之父母及妻無俸失所○令天下郡縣設義塚
禁止浙西等處火葬水葬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閑地
立為義塚敢有徇習元人焚棄尸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謹按雙槐歲抄云太祖嘗與李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惡
而投骨於水中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上曰此王
道之言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丁此令我聖
祖可謂體天
地之仁矣

正月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京師上親祭之王泗州盱眙人太后陳
氏父也○謀出師征沙漠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由陝西出征王保保李
文忠為征虜左副將軍同趙庸出北平攻元上都○二月北平守禦華雲
龍攻下雲州獲元平童火兒忽答右丞哈海等○天同守禦金朝興取東
勝州獲平童荆麟等十八人○三月天同守將江興光克武州朔州獲元
知院馬廣等六百人○戶部奏蘇州通稅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上曰

太祖免通稅
是恤民
情而置之
生者惠人
也

太祖素不祈
雨與桑林
之禱同一
致者

蘭州之
提為奇
功

太祖諭張溫
謙以居功
是欲其長
保富貴也

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
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其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
所通免之○詔嶽鎮海濱諸神前代加以封號非宜今並改正止以山水
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止稱其府其縣城隍之神○夏久
不雨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祈至日四鼓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
川壇設簞席露坐晝曝於日頃刻弗移夜卧於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
盞進豐泉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百既而大雨四郊霽定○六月命都督
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上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
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墮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
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之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百萬
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勳名於
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驕悍恣橫者及其成

其為溫謀也至矣

功蓋天下守之以謙

太祖詔示迪北臣民有一視同仁之愛太祖真為子民之父母

金吳旺拔矢復戰身不陷而斬首百餘真個好漢

功之後即復繼肆以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矣李文忠等遣使奉捷至京詔示迪北臣民曰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占城交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蓋因庚申之君擁殘兵於鹿昌故爾今彼祿位既終人心絕望詔書到日九逆北各枝諸王各軍馬頭白人等並依職來朝或遣使歸順當換給印信還領所部居本地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朕既為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夷無間詔書到日敢有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後悔○七月為夏將吳友仁率眾寇漢中守將金興旺張龍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城師與戰興旺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二萬興旺等以力寡歛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鷄請援兵友仁乃圍城決壕填塹攻益急興旺嬰城拒守發巨礮撞石敵兵多死傷者時大將軍

太祖命脩大明集禮是欲以禮讓治天下

太祖禁民備修是欲以節儉治天下

太祖詔籍天下戶口重民數也

在西安得報即率師還屯益門鎮先令傅友德領兵五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斗山塔下令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脩元史成○詔諸儒脩大明集禮先是上以創業之初禮制未脩勅中書令天下郡縣舉表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脩於是各該有司舉到儒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諒等十餘人命與脩元史諸儒曾魯汪克寬胡翰陶凱等同纂脩其書以吉凶軍實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六者為之綱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具備書成凡十五卷○詔禁民備修九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綾羅止許用綢絹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花○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戶之鄉貫丁口各歲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藏各部帖給於民今有司點押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者處斬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鑑綱目卷之...

國初未造黃冊時有此制即黃冊之權輿也

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於道 上聞訃震悼遣封斬國公親臨奠

祭○大將軍達帥諸將西征吐蕃克河州招諭吐蕃元帥倚鎮南普花兒

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祿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禿于於是河州

以西耳朵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征哨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爪

哇國西洋瑣里國各遣使來朝貢○左丞相李善長病在告 上以中國

無官召汪廣洋為右丞相楊憲時為左丞相寵專恣不法因挾私劾廣洋

陰事善長怒奏憲誅附大臣放肆為姦 上命按治之憲伏誅○詔徵江

南諸郡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造之於庭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

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累數千百言又恐

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為書以摹本分賜之各曰教民榜○九月

廣西行省參知政事蔡遷卒追封安遠侯 上親為文述其功遣人往祭

行也

之○十月以湖廣左丞周德興為征南將軍總兵討慈利土酋覃屋初楊

瑒攻屋見官軍勢盛遁去至是復大為寇故命德興討之是月兵至慈利

覃屋復遁○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 車駕

出勞於江上明自文忠上平沙漠表獻俘 上以元主知順天命退避而

去特謚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待之甚厚元宗室來降

者皆授以官○時大將軍徐達等征西師亦旋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

賀丙申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

備賞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下西 上御奉天殿

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丹墀左右召諸將諭之曰汝等咸聽

朕言今自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王之典誓之二年以征討未暇

故至今自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

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

後將軍西征吐蕃降服其衆西塞自是悉平

太祖按法誅憲以為後之誹附大臣者戒亦天下之大經大法

太祖訓諭以頌臣民無其欲其守法度厚風借以正民

太祖待元宗室皆授之以官意亦厚矣

太祖大封功臣至公無私朝無偶

誥

討摧堅撫順勞勳居及此二人者已列公爵且進封太國以示褒加餘悉擄功定封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公自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復有後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

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 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 李文忠曹國公 馮勝宋國公 柳愈衛國公並食祿二千石 封湯和中山侯 耿

炳文長興侯 吳良汪陰侯 廖永忠德慶侯 傅友德顏川侯 趙庸南雄侯 楊瑒營陽侯 郭興鞏昌侯 顧時濟寧侯 吳楨靖海侯

唐勝宗延安侯 陸仲亨吉安侯 費聚平涼侯 周德興江夏侯 陳德臨江侯 華雲龍淮安侯 胡廷瑞豫章侯 朱亮祖永加侯 韓政

東平侯 俞通源南安侯 康茂才子鐸蘄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 尚志陸安侯 鄭遇春榮陽侯 曹良臣宣寧侯 黃彬宜春侯 梅思

祖汝南侯 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 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

太祖封功臣 爵祿次第 昭如日星 備錄於此 以便後之 觀覽者

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封汪廣洋忠勤伯 劉基誠意伯食祿三百四十石爵止其身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也仍偏賜諸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賜文綺及帛百匹其餘有差○追封故功臣

馮國用郢國公俞通海虢國公丁德興濟國公加封耿再成泗國公

謹按鐵券之制其形如瓦面刻諸文符鑄成死律祿之數字嵌以

所以為勳首云朕聞古帝王之成大業者實由天假英賢以輔之故威德加於四海而天下定矣朕起自草莽提三尺劍率眾數千居群推時朕聞未有定期而善長來謁戰門傾心協謀從度大江於是定居建業威聲所至無不來附不二年間集兵數十萬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况剽奪治亂和輯軍民無有怨讟之言此上天以授朕朕獨知之但人人未必盡知也昔者漢蕭何有饋餉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焉比之於爾爾何未過也今天下一家爾年已高朕無以負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死子免死以報爾勳嗚呼慎終如始以仁養忠孝訓及嗣人必簡後爾之前勞豈不偉歟

李善長比蕭何又何愧

季高書抄皇明通統紀卷之三

三傑
傳匹

謹按高祖謂吾能用三傑所以有天下元功封侯十有八人而已我
明肇興李韓公之勳烈無異蕭何徐魏公之將畧踰於韓信劉誠
意之智計埒于張良乃若常遇春李文忠傅友德諸人皆無三傑之
傳匹而視十八將瞠乎其後我朝開國元功視漢高尤有光矣大業
之成豈偶然哉

太祖有功臣

而封侯其

中明與諸

奏實有輕

重於其間

人有言封

與祖侯為

過者時未

思下

太祖真王者
之言

封汪興祖為東勝侯既而人有言其過者上宥而弗問然弗與諸券俾
仍職都督遇有征伐有效以圖實封興祖廬州巢縣人張德勝子○優待
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伯昇王溥等並食中書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
襲指揮同知等官○十二月封薛顯為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上亦
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上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
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卿等明聽
朕言晉漢高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
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
忘功臣之勞也由其特功驕恣自冒於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肝胎來歸

太祖作
薛顯為
奇男子

太祖不加重
刑於薛顯
此處極停
當

太祖鑑江充
之事而另
設東宮官
以輔導衣
子者取有
定見

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虜
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其嘉之
然為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改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
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
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朕屢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
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
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
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禮部尚書陶凱請專選東宮官
罷李善長等兼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朕
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常慮廷臣與宮僚有不相合
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謂明鑑朕今立
此兼職父母一體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時偽夏明昇尚據巴蜀

太祖鑑江充之事而另設東宮官以輔導衣子者取有定見

未下 上乃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分道伐之湯和為征西將軍同楊

環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霍塘趨重慶傅友德為

征虜前將軍同顧時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諸將曰今天下大定惟川蜀未平不可不討命卿等率永陸之師分

道並進首尾攻之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士卒嚴紀律以懷降附無

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戒卿等慎之諸將陛辭上密諭傅友德

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霍塘比阻金生以拒我師彼必謂地

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趨階文門戶既墮腹心有潰兵貴神速但患

不勇耳友德頓首受命續一日順帝朝回有皇后伯牙吳氏設宴

帝就宿於正宮是夜帝酣睡忽寤滿宮皆是螻蝻毒蜂令左右掃除

不淨只見正南上一人身著紅衣左有架日右有架月手執掃帚徑入宮

來將螻蝻毒蜂盡掃淨帝急問曰爾何人也其人語即撒腰劍便

太祖命將伐蜀凡規益布置處之各得其宜此所以石戰百勝

滿宮著螻蝻

順帝咸元之

祥

飲來帝速呼左右擒捉忽然驚醒朕心甚不悅后曰明日早朝宜

問其官林志奇使知端的帝問曰朕夜來一夢甚異卿詳有何吉凶

志奇曰請陛下試說夢中事待臣圖之帝乃具言夢中事體志奇聽

罷叩頭奏曰此意其不祥滿宮螻蝻毒蜂者乃兵馬蜂屯螻聚也在於宮

不能掃者乃朝廷命將無功也穿紅衣能掃盡者此人若不姓朱必姓

赤也左有架日右有架月乃掌乾坤之人也昔者秦始皇蓋青衣子赤衣

子奪日之驗與此夢相符陛下乞早修德省身以弭災患可也帝聞

言不悅自是四方之兵起而元亡矣上御東閣學士宋濂待制王禕進

講大學傳之十章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人之本德厚則人懷人懷則

國固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上行

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况人母子之恩乎命羣臣有親老者

許歸養命四方平定巾命召諸郡官民入見諭以循分守法孝敬和睦

亡元之兆江山屬之大明

人者國之本德者人之本

神蛇附

周給遜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上在深營濯手於栢子潭有五蛇擾而
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群坐藉上蛇忽蜿蜒
在側上乃掩以堽蓋頃復報戰亟戴堽蓋而往是日手刃其衆軍法戰
勝必祭甲冑時推上功居多乃置堽蓋于前甫奠忽霹靂大震白龍天
矯自堽蓋出挾雷聲握火光驟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張士誠據濠州
上曰濠州乃吾鄉里若失之是有國而無家也乃遣龔希魯潛往濠州說
蕭把都都以城降上喜曰今自有國有家吾事遂矣○張士誠之敗頗
由其偽司徒李伯升倒戈蓋每以國情輸我今其人猶呼賣友者為李司
徒上始見伯升燕勞三百以花綵鼓樂迎于京城乃對士誠殺之及見
周伯琦問在元何官曰浙江行省參政上曰元君寄汝以心膂之任乃
資賊以亂耶伯琦惶懼不能答亦先宴勞而後殺之○上之在軍中甚喜
閱經史遂能操筆成章嘗謂侍臣曰我本野人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

今日有
國有家

太祖之
責伯琦
秋茂春

大祖議論
儒生大不
相類不惟
外夷而且
伸于中夏
至哉王言

孟夫子之
配享不廢
唐疏之功
大

文釋然自順豈非天乎○上於群書議論英發每儒臣進講必有辨說因
講夷狄之有君駁之曰夷狄禽獸也故孔子賤之以為彼國雖有君長然
不知君臣之禮上下之分爭鬪紛然中國縱無君長必不如此是其有君
曾不如諸夏之亡也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
異端斯害也已駁之曰攻如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
則邪說之害自止而正道可行宋儒乃以攻為治而欲精之為害也其豈
不謬哉諸如此辨論甚多信非漢唐以來人君徒竊餘以資葩藻者比也
○上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讎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
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刑部尚書錢唐抗疏諫輿觀自隨上怒命金
吾射之唐袒胸受矢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太醫
院療其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脩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
者皆刪去之○上特建奉先殿于禁中且夕薦獻每以四更時起冠服拜

太祖得一事而即行倣極公待旦之芳

太祖不信符瑞

太祖崇節儉

天後即往拜奉先然後臨朝其敬祖也如是性勤於庶政每臨食七飭屢廢思得一事即以片紙書之綴於衣裳或得數事則纍纍滿身若懸鵝焉臨朝則一行之○洪武五年中書右丞王溥奏近督採木材於建昌之蛇古巖忽見巖上有黃衣人歌曰龍蟠虎踞勢若堯赤帝重興勝上朝八百年餘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鍾萬壑聳聽歌畢不見請具符史館以彰符瑞上覽之曰此近誣不可信因擲其疏于地嗚呼其視天書封禪者何如耶○上一日朝退有一內使乾靴行雨中適過見之即叱責曰靴雖微皆出自民財且非旦夕可成汝何敢暴殄如此令左右杖之因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著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費物勞神此意誠佳大抵爲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後人習見富貴恣情奢糜未有不爲害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兩宮皆許服雨衣○上始與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一日見有典史朱姓而撤人

太祖却衆議不妄相

太祖不設丞相監於秦始

誦詩示儆

漢祖三爵

問其爲文公後耶其人對曰非也於是宸衷頓悟彼一小吏尚不妄相他人况我乎遂却衆議上懲丞相胡惟庸之專也著爲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用者多有以不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上嘗喜誦唐人李山甫金陵古詩吟哦不絕且大書揭門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爲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不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兩花烟草石城秋嗚呼聖心做惕安不忘危其坐致太平也宜哉○南京歷代帝王之廟每年一祀帝王之前皆一爵惟獻漢高祖以三爵蓋因廟初成時上臨祭禮畢特至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今日

卷之二十一

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憑藉以得天下惟我與汝不階尺土手提三尺以致大位比諸君尤為難事可共多飲三爵至今遂為定制○上一日召畫工

召各工畫

周玄素令繪天下江山圖於殿壁對曰臣未嘗遍跡九州不能奉詔惟陛下俯示規模然後可加潤色上即運筆倏成大勢以付玄素頓首曰陛下

下山河已定豈敢動搖上笑而唯之○國初酒禁甚嚴金院胡大海領

嚴酒禁不赦大海之子

兵攻紹興其子胡三舍并黨與三人犯禁上命誅之都事王愷請曰大海方効力戒行望赦其子上怒曰寧使大海壞我事毋因大海廢我法

即自抽刀殺之○元成其臣擁兵屢征不下者惟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也

王保好男子

上嘗獲家屬厚恩以招之終不至一日大會諸將問曰今天下孰為好男子或對曰當是者不過十萬所向克捷足以當好男子矣

上笑曰未若王保保所謂好男子也上意蓋欲倡勇敢使諸將憤發圖之耳後保保竟走沙漠不知所終○上嘗與元軍戰敗而奔後有追

雞血酒一之

者遽匿一漁舟漁媪亟以雞血酒酒卧於舟尾上問何為曰人見以產婦

為不利必不入也追者至問曰曾見一偉人否漁婦給曰去已遠矣其一

人信下馬入舟欲索之見漁媪血衣果以為產婦遂去上得無恙比

登極召封上爵即蔡國公○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令班師常遇春

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上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測

徐達班師不追順帝太過祖疑之

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伏劍入

謂上時方盛怒宿戒閣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見帝自疑有變

乃拔劍奮闕而出上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卧舟中不起命公卿迎

之亦不至上不得已往視舟中達因進曰使達果有異圖八百雖曰晚

有窮鬼勿追之見

矣然臨江鞠放亦可撫有江淮顧弗為耳達之不擒元帝亦筆之孰矣顧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統宗二卷終

